Tel:0311-88629247 责编:龚朋建 编辑:刘慧敏 美编:刘慧敏

那年春天的风信子

□田昊琳

路过一家花店,目光被一隅的风信子牵住,开得正是明媚。改良的品种,密密的白色花苞,簇拥成一支挺拔的花剑,从覆着薄苔藓的泥土里探出来,直直地立着,丝毫不吝啬展露自己的美。一盆里亭亭立着三支花剑,旁侧衬着几片细而长的绿叶,简简单单,却漾着春日的鲜活。

记得第一次知晓风信子,是在初中的春天。斜坐的女孩带了一盆来教室,她喜欢养花,那盆风信子是雪白色的,小巧的花朵一朵朵挨挨挤挤堆在花剑上,开得热热闹闹,几乎要爆盆。

一提起养花,总觉得带着几分岁月的老成,仿佛一不留神就平添了几十岁。可她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女,指尖轻触花叶时的温柔,却让养花这件事,多了几分青涩的美好。我的目光不自觉落在她身上,再也挪不开。

她眉目干净,肤白莹润,一身校服穿得清清爽爽,格外衬得眉眼清秀。从前听人说,养花的人漂亮心善,那日一见竟然觉得这般贴切。

我们几个同学,都对这盆小巧的风信子满是好奇。她笑着发出邀请,让我们一同照料,又细细分享养花的诀窍,水、温度、养分,皆是养护好它的秘籍。起初我们误把它当作耐旱植物,隔两三天才浇一次水,没多久,花盆里的土壤便干裂开来,纹路纵横,像极了干涸的土地。我们慌了神,火急火燎接来一瓶水,侧倾着瓶子,清水顺着瓶口缓缓淌出,像一缕细溪,慢慢浸润泥土,一点点抚平那些深浅不一的裂纹。后来才知晓,风信子属水仙科,原是喜水的。待我们缩短了浇水的间隔,悉心照料,不过几日,它便慢慢缓了过来,先前发黄的叶尖,也借着充足的水分,抽出了嫩生生的新绿。

那年的那盆风信子,陪着我们走过了许久的课堂时光,花期绵长,几乎开到了夏初,洁白的花影在课桌一角,成了那段青春里最温柔的点缀。

毕业后,日子匆匆往前走,偶然翻到朋友圈,见那个爱花的女孩更新了动态,配图仍是那盆风信子,她只淡淡写着:还是那盆花。是啊,这么多年过去,那盆花被她照料得极好,依旧年年绽放,瞧着竟比年少时更壮实了些,花剑也越发挺拔。

我望着花店的风信子,看得有些出神。花店店长见了,轻声说风信子的花语有许多,陪伴、暗恋、希望,皆是藏在花里的心意。我忽然想起那年那盆洁白的花,轻声问:“店长,那白色的呢?”店长笑着答,白色风信子,主要的便是陪伴,还有年少时独有的青涩。

春日的风拂过花店的窗,撩动着白色的花穗。那些青春里的陪伴,如同这风信子一般,看似清淡,却在心底生了根。它开在课桌一角,开在春天的微风里,开在我们一同浇水说笑的细碎时光中,也开在往后岁岁年年的回忆里。

长夜漫漫 母爱灼灼

□王乔

记忆里的许多个长夜,都浸着妈妈的温度。那些细碎的片段像散落在时光里的星星,如今回想起来,依旧能照亮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

记得小时候,在一个寒冬深夜,我烧得嗓子发干发紧,便下意识地轻轻哼唧了一声。睡在一旁的妈妈立即摸索着起身,先是用手轻抚我的额头,然后又俯身将她的额头贴向我,那温热的触感,像是一整夜都没断过。清晨我沙哑地低声说道:“妈,我想吃苹果。”妈妈钻出暖烘烘的被窝,快步走向厨房。回来时,她细心地垫高我的枕头,用勺子刮出细腻的果肉,一勺勺喂到我嘴里。如今,我也成了那个深夜里随时起来守着孩子的人了,才明白不是妈妈不困,只是她的睡眠,从来都浅得装着我的一举一动。

记得有段时间,我为毕业论文写不好而焦头烂额,本以为整个夜里只有我和这满屏的文字对峙。却在不经意间瞥见妈妈正安静地坐在床边织着毛衣。织针在她手里翻飞,发出轻微又规律的“嗒嗒”声。平日里这个时间段妈妈早已歇下,我便轻声劝妈妈去休息。但她只是冲我笑了笑,手里的织针还在慢悠悠地穿梭,轻快地道:“我也睡不着,正好织毛衣陪你,你别着急,慢慢写。”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声响,只有我的键盘声和她的织针声,一急一缓,却奇异地融合成了让人安心的节奏。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深夜,是妈妈手里不停的织针,和她安静的陪伴,替我撑住了那段熬人的时光。

即便现在我已成了母亲,妈妈还是会这样陪伴着我。儿子小月龄时,妈妈为了能让我好好休息,晚上都是她陪着孩子睡。一天夜里,熟睡中的我被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惊醒,我一时心急便责怪了妈妈,还让她到隔壁房间睡,我留下陪着孩子。孩子熟睡后,我手忙脚乱地给孩子换尿不湿,妈妈红着眼眶走进来,只字不提方才的委屈,低声说:“我来吧,你笨手笨脚的,别又弄醒孩子。”此刻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,酸涩得厉害。窗外天色渐亮,我迷迷糊糊间总能听见房门口传来轻轻的脚步声,停驻几秒后,又悄悄退去,一次又一次。我知道是她放心不下我第一次独自夜里带孩子。

如今我也常常在深夜里醒来,轻轻掖好儿子的被角。每当这时,我总会想起妈妈曾经为我做过的那些事。那些漫漫长夜里,妈妈的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,灼灼地亮着,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爷爷的“动手”哲学

□杨娟

记忆里的爷爷似乎从未犹豫什么,凡事只要念头一动,他就已经在行动的路上了。

20 世纪 90 年代,只是在别人家碗窑上帮过几回工的爷爷突然决定“创业”,以改善家人生活。一天,后院忽现红砖与泥土两座小丘,没图纸也没帮手,他利落地在厨房边清出空地,在土丘上挖出凹槽,娴熟地调起了泥浆,嘴上还悠然地哼着戏。砌砖时,只见他手腕轻抖,浆泥便稳稳敷满砖棱;掌心沉沉下压,微移间让砖块严丝合缝,动作熟稔得像练过千遍。每砌高一截,他都满意地端详,满是成竹在胸的笃定。几日过去,一座浑圆敦实的碗窑竟奇迹般蹲踞后院。烧窑了!爷爷一根根投入大柴火,火光映着他严肃而充满信心的脸庞。

小时候,我家的果林临近收成时却闹了野猪,大家都在为守护果林愁眉不展。一天清晨,爷爷挎起沉甸甸的工具包义无反顾地钻进了果林深处。他弓着身子,铆着劲挥动锄头,汗珠砸进新翻的泥土里,硬是在山坡上挖出了一方地基。此后,爷爷每日上山砍来带松脂味的圆木,凭一把斧子、一把锤,从起门框、架檩条,到垒灶台、打床铺,让木屋一点点立了起来。完工那天,爷爷坐在门口抽着旱烟,眯眼看着这栋新木屋,满脸都是笑意。这是他为自己打下的、最踏实的小“江山”。往后他就打算常住在这半山腰的“江山”里了,夜夜守着那盏昏黄的灯火,把野猪拦在林子外头,非得把满树的果子守到熟透了才肯罢休。

热爱画画的爷爷年轻时忙于生计,没时间去画画。80 岁时,他决定重拾志趣。有一天,爷爷郑重宣布,他要临摹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随后,爷爷便兴冲冲地买回颜料、画笔,还有一卷丈余长的纯白画布。晨光还未浸透窗纸,爷爷早已架好一排画笔,端坐在案前。老花镜滑到鼻梁尖,眼神却锐利,盯着画布时眼角的褶子都绷着。他悬着腕调颜料,落笔时也很慢,每一步都很郑重。胳膊酸了就抿口粗茶,实在疲累才去藤椅上打个盹,醒了手还虚虚悬着,转眼又坐回案前。他闭门大半年,终于完成画作。原来只要心气儿在,80 岁也照样能凭着一股倔劲把事儿干成。

后来每当我站在人生的路口犹豫,眼前总会浮现后院那座碗窑、山腰那盏灯和画布上的烟火。爷爷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,是刻进骨血里的本能——别等,去做。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

记忆深处的香椿树

□朱明坤

单位组织去城郊植树,说是迎接植树节。我领了铁锹,接过一棵纤细的树苗——杨树,光秃秃的还没发芽。挖坑的时候,我却走了神,铁锹铲下去,像是铲开了另一层土,30 年前,父亲在老家院子里种树的情形,一下子就冒了出来。

那也是一个春天。父亲从集上回来,手里攥着一把树苗,根上还带着黄泥。我问是什么树,他说香椿。那时候乡下人种树,哪有那么多讲究,不是为着绿化,是实实在在的日子。父亲在屋前挖了坑,我帮着扶正树苗,看他一锹一锹培土,再用脚踩实。他说等开春发了芽,我们就有香椿炒鸡蛋吃了。

那棵树争气,栽下去就活了。第二年春天,枝头冒出了紫红色的嫩芽,父亲踩着凳子去够,我在底下接着。头一茬香椿芽,母亲用鸡蛋炒了,那个香啊,至今想起来还馋。后来我长大了些,学会了爬树,一到春天就爬上去,专拣最嫩的掐。母亲总在后头喊,留点儿,别掐光了。

夏天那树就撑开一片阴凉。我把小方桌搬到树下写作业,知了在头顶叫,风过来,树影子就在作业本上晃。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困了,趴在桌上睡一觉,醒来身上落着细碎的树影。父亲收工回来,也爱在树下坐一会儿,抽根烟,喝碗凉茶。那棵树,就那么长在我们家的日子里,长成了日子的一部分。

后来我出去读书,再后来到了城市工作。父母随我住在城市,老家的院子空了。有一年回去,发现院子变了样,那棵香椿树不见了。听邻居说,村子要铺水泥路,树碍事,砍了。我没说什么,站在那儿愣了好久。一棵树就这么没了,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。

城郊的地刚翻过,土是新鲜的。我把树苗放进坑里,培土,浇水,动作和当年父亲一模一样。可我知道不一样了。这棵树种下去,我会不会回来看它,都不知道。它将来长成什么样子,也和我没有多大关系。我只是一个种树的人,不是和它一起过日子的人。

想起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里那句: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以前读只觉得好,现在才懂得,树承载的不是树本身,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时光。父亲的香椿树,我的杨树,都是。只是父亲的树长在屋前,长在一家人的生活里;我的树种在这城郊,种在一场活动里。

往回走的时候,我又回头看了一眼。那棵小杨树孤零零地立在空旷的地里,风一吹,枝条微微晃着。我想,许多年以后,会不会也有一个人,在某个平常的日子,因为这棵树想起些什么?那时候,大约已是另一番天地了。

一棵树,就是一个无字碑。它记着的,不是一个家庭里谁来过,而是怎么过的。父亲的香椿树记着我们清贫日子里那点儿盼头,记着春天的第一口鲜,记着我趴在树下的那些午后。那碑文只有我们自己读得懂。

回到城里,路灯都亮了。明天还要上班,还要挤地铁,还要在这个城市里继续奔波。只是今天晚上,我会在心里给那棵香椿树浇浇水,30 年了,它还长在那儿,在心里,在记忆里,在回不去的故乡里。